

雪 泥 集

巴 金 书 筒



雪
泥
集

巴金书简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雪 泥 集 巴金书信

XUENI JI

编 者：杨 苡

封面设计：叶 雨

出 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发 行：新 华 书 店

印 刷：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4.25印张 58,000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书号 10002·92 定价 1.00 元

前 记

这一册书筒共六十封，由于历史造成的种种原因，并不是完整的。这不是巴金先生给我的全部书信，但它毕竟记载下一个伟大的作家同一个微不足道的读者之间的友谊，而这友谊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

“一二·九”学生运动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那时我才十六岁。那时平津一带的大中学生一批批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中去，然而抚育我长成的封建家庭却用无形的桎梏把我拴住了。我不可能和一些同学，包括我的好友，在一起办墙报、搞营火晚会，唱着救亡歌曲在游行行列中前进，这以后我悄悄地开始给我们中学生最敬爱的巴金先生写信了，因为我自己的家是那样酷似他的家，我却不能象觉慧一样地冲出那个被我称作“金丝笼”的家庭！我向巴金先生倾吐我所有的苦闷，并且向他描述我的每一个梦。

那真是一个渴望着为自由献身的十七岁少女每夜遇到的各种奇异的梦，不可否认，那是充满着多少荒诞离奇的幻想的。我称巴金先生为“先生”，是敬爱的“先生”不时鼓励了我，他叫我相信未来，说未来总是美丽的。

直到一九三八年七月，我终于离开了天津去昆明读书，那正是芦沟桥事变一周年。遗憾的是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我在天津的这一时期，巴金先生写给我的十多封信早已同另外四十封珍贵的信一起全部化为灰烬，因为在我离津后不久，日寇进占天津租界，这些信也只能被母亲这样“处理”了。

八年抗战中我的生活很不安定。开始三年多在昆明，一九四一年从昆明到重庆，在那里住了近五年，这些年一共迁过十几个住处，这变化多端的生活又造成大量珍贵信件和书籍的遗失，其中自然包括了巴金先生的几封信。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在南京定居之后原不该再有多大的损失，却没想到二十年后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又迫使“处理”掉一些一直保存完好的信件，这包括沈从文先生，老友黄裳兄和萧珊的全部信件，以及巴金先生所写的两封或三封涉及对待文艺上的批判的几句看法

的信。

因此这一册巴金书简确实不算完整的。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损失，每念及此不禁内疚！在一九六九年一个炎热的夏天下午，由于我始终未主动交出我仅存的巴金先生的廿三封信，（当时生怕万一被抄家，便托可靠的朋友秘密“保存”了这些信。）造反派红卫兵在提审我时曾经狠狠地打了我一记耳光，这是我一生中所承受的唯一的一记耳光！这一记打得如此之重使我几乎倒下，但我还是站定了，而且突然痛切地清醒感到我本不该如此胆怯得听任我家人烧毁了那么多珍贵的信件、照片和记录着那么多青少年时代的美好祝愿的两本纪念册，到末了我仍然躲不过这场羞辱！

这廿三封信终于在一九七〇年对我的压力再度升级下交给了审查我的专案组。感谢这个专案组的负责同志（那时我当然无权称她为“同志”），一九七二年四月“解放”我时，便把这廿三封信，连同靳以同志、严文井同志的几封信一并还给了我。这当然也是因为曾有人暗中提醒我在交信时必须巧妙地提出：这是便于有关单位的上面审查写信者的材料，一封也不能丢了，丢了可要负责的！

总之，终于保存下来这廿三封信，加上一九七二年以后的，直到今年，共六十封。我相信还会有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但这六十封已可编成一册书简。我加了些注释，有的甚至是絮絮叨叨的，巴金先生全看过了，他还改动了记错的几处，他的记忆力比我强多了。老友辛笛兄建议这个册子名为《雪泥集》，取“雪泥鸿爪”之意，老友黄裳兄欣然题签。我们三人都可算是巴金先生几十年来忠实的读者、学生与朋友，这册书简出版也可说是纪念半个世纪以来我们这几人的历经艰辛而始终不渝的友情！

去年巴金先生八十寿辰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接受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时，我曾香港报纸上发表过一首诗，现在抄下最后一段：

他是爱国者！

他是强者！

爱国者懂得向人民、向历史负责；

强者永远前进，决不会屈服！

深夜，我打开他一部部巨著，

我又听见他坚强的声音高声说：

“对一切旧的传统观念，

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
不合理的制度，
一切摧毁爱的势力，
我决不妥协，我控诉！”

这最后几行当然是巴金先生的原话，我愿用
它勉励所有的正在生活中勇敢地探索着前进的
年轻人！

杨 苡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写于室暖灯昏之际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苏 轼

雪 泥 集

目 次

前记 杨 苡 1

1.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 1
2.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二日 4
3.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日 6
4.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日 7
5.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 9
6. 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 10
7. 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 12
8. 一九四三年秋 14
9. 一九四三年底 16
10. 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 19
11. 一九四四年四月廿二日 20
12. 一九四四年冬 21
13.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 22
14.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 24

15.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 26
16.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 27
17. 一九五一年七月六日 28
18.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29
19. 一九五三年七月廿五日 30
20. 一九五三年十月卅日 31
21. 一九五八年 32
22.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七日 33
23. 一九六六年一月四日 34
24.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 36
25.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38
26.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九日 40
27. 一九七五年二月六日 42
28.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一日 44
29. 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 45
30.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日 50
31. 一九七六年六月廿九日 51
32.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 53
33.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日 54
34.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五日 55
35.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56
36. 一九七七年一月九日 57

37. 一九七七年三月廿八日 58
38. 一九七七年四月廿五日 61
39. 一九七七年五月七日 62
40. 一九七七年五月廿九日 63
41. 一九七七年七月六日 66
42.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 67
43.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五日 68
44.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六日 69
45.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 70
46.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 72
47. 一九七九年三月卅一日 73
48.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日 74
49.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 75
50.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 76
51.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八日 78
52.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七日 79
53.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九日 80
54. 一九八〇年五月六日 85
55.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 86
56.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88
57. 一九八五年一月廿日 90
58. 一九八五年二月六日 92

59.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八日 93

60. 一九八五年九月廿八日 93

梦萧珊(代跋) 杨 苡 97

一九三九年一月寄自桂林

静如：

两信都收到。我这几天正为《文丛》^①的事忙碌着。要到五六期合刊出版，我的工作才告一段落。这个月底我便可以走了。寄你们的刊物是平寄的，大概走得慢，以后等新的出版，一并用航空信寄你。在那本刊物里《火》第六章内有一首朝鲜民歌，你可以学来唱唱。^②我听见一个朝鲜朋友唱过，是很凄凉的。听人说昆明很暖和，但你信上却描写出那样的冷。这里也冷过两天，不过比起上海天气毕竟差得多。这年除夕和元旦都是在阴雨中过去的。整天在外面跑，连过年过节也忘记了。沈太太^③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以前还不知道。沈先生处我也不去信，所以不知道他的近况。我还以

为他在那里过着很舒服的日子。你看见月色想哭，大概又在思念家乡，出门不久的人总免不了这一套，以后在外面久了，新的环境会使你渐渐忘却了旧的。倘使是由于寂寞，你就应该设法排遣它。你现在是个大人了，应该“大人气”才行。要是你只管放任感情，说不定会给你招来更多的忧郁的思想。④我在这里还好。这半年来敌机似乎就跟着我炸。我到哪里它炸到哪里。今天昨天都投过炸弹。每次不过强迫我们避山。⑤我始终未受到损失，而且胆子也大了。余后谈，祝好

德瑞⑥ 十二日

转上陈小姐⑦给你的信一封。

注：

① 《文丛》是靳以在抗战前编的半月刊。抗战初期靳以在广州筹备《文丛》复刊，曾顺利地出了三期，在桂林巴金又续印两期。

② 这首朝鲜民歌叫《阿里朗》。巴金在长篇小说《火》第一部中引用了它。译意是这样的：

阿里朗，阿里朗，

越过阿里朗山岭去了。

门前的沃土给谁拿去了呢？

寄身在满洲地方又是为了什么缘故呢？